

御選
古文淵鑑

御製古文淵鑑序

夫推綿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
宇宙統括古今化裁事物者是也是以孔丘坤綏
非文不宣重作矣述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
書契以後作者代興皆冊充盛禮製不一
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經重權輿於六籍如論
說之類以疏解為主如書易者也集序之類
以宣述為義如詩書者也生類之類以諷
喻為指如書詩者也傳序之類以紀載為
主如書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

雖流別名殊而體裁有體亦是壯言之士
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實世以求古乎先
程皆之以立名當時吾亦來榮彬、郁、稱
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富篇什遂繁
不為所累類多無以觀其傳也不為所難
擇適無以得其精也古來衆族之家藏
在四部名目滿多歎以散佚其源希人近
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合之文粹宋
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數年代各為一編矣典
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苟不必相師後不

必如禁書可限以年代者也至于文章之
可則源流深長古今錯練盛衰恒通亦于
或損益非冥於一朝夕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
家之選雖已嚆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
已變乎朕留心典籍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
以迄於宋擇其為最精純可以教以六經者
彙為正集乃乃覽衆之篇要以歸於古
雅其綺章秀製弗壯世教者則列之別
集傷采諸子錄其要論以為別集增乎洵
東文之玉津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

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情約意施而
性功以脩是書也雖未之以盡文章之勝於
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南也矣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題并書



光緒癸卯春正
蜚英分局石印

書經存案
翻刻必究

古文淵鑒卷第一目錄

周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衛石碚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鄭伯侵陳 隱公六年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公十一年

魯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公二年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閔公二年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宮之奇詠假道 僖公五年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晉秦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富辰諫襄王

僖公二十四年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古文淵鑒卷第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周姓黃帝苗裔后稷之後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至幽王為天

左傳左丘明著丘明魯史也孔子將修春秋與丘明來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七十子

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體義而發是為春秋內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桓公友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國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云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

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制險也公曰制巖邑也險之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不修德而滅之恐復然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故大都不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得過百雉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也公子呂曰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已邑至於原延原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賑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之無鐘鼓日襲將掩鄭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

車曰乘左傳鄭莊公段設本末衛石碭

先登而後應之公
之於段始如處女
敵入開戶後如脫
鬼敵不及拒者也
然莊公此等計巧
施於敵國則為忍
施於骨肉則為忍
此左氏鋪叙好處
十分筆力寫十分
情事

臣正治曰鄭莊惡養
天倫左氏以曲筆寫
出千載如畫隱而相
見亦諷諫之類歟
臣德夏曰孝為人
之同百行之本帝王
以之及物忠臣以之
格君所謂推而放之
皆準也故西銘言仁
者稱類對人之錫類
石磻之諫卓然于
古正論有國有家
者不可不三復斯
言

西山真德秀曰方
莊公之寵州吁也
碯能諫之及州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犬叔段段人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犬叔出奔齊鄆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
其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城穎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穎谷邊邑封人
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美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繫我獨無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國語也隧公從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詩今不可復考融融和樂相得之貌
美出而賦大隧之外此亦當時所賦之詩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相得之貌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按左傳稱君子之言或斷以已意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已意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

衛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圖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圖姜姓大公主望之後得臣圖大子美而無子圖人所為賦碩人也碩
又娶於陳曰厲嬀圖嬀姓虞舜之後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石碯圖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嬖者淫佚所
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矜者鮮矣矜重也言不能自安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圖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厚從州吁如國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強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之墓桓公也。礎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臣廷敬曰：履霜之戒，聖人所謹。辨之不早，實為厲階。石礎諒國而忘其私，可謂忠而

且智矣。

謝義堅正有典有

西山真德秀曰：按

僖伯所陳，皆先王

之典法。人君一遊

一豫，其可輕也哉。

康侯胡安國曰：諸

侯非王事不出，非

民事不出。今隱公

慢棄國政，遠事逸

遊，傷伯之忠，言之

見納，又從而為之

辭，是縱欲而不能

自克，以禮也。

臣弼結曰：吐辭典

莊雅，雖然作金石聲

臣英曰：納民軌物，一

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物，采也。可法。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穀秋，獮，冬狩，為苗除害也。獵殺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治也。旅，振旅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侵陳 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成猶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公子伯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之。陳侯曰：宋衛實難，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從，止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通，其猶可撲滅。言不可周任有言曰：大夫，周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艾，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麥所銜反，蘊紆粉反。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鄆，謀伐許也。鄆，鄭地，謂姜姓。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師必告於祖廟，而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閱，穎考叔挾輅以走，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闕棘，戟也。及大達，弗及。子都怒，遂道方。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狐以先登。蜚，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蜚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亡侯反。

水心葉適曰周任
去惡之論蓋謂自
心與行事罪過處
當力錫治斷絕使
善道日增長後世
反不能去惡又助惡
矣

臣乾學曰陳侯昧于
親仁善隣之義所謂
長惡自及也左氏辭
義嚴正盡成切矣

鄭莊公入人之國
而不利其土地雖
林於齊魯猶庶幾
能以私自克者君
子許其有禮亦善
善長之義也

敬所王宗宋曰詳
覽莊公之言不敢
以許自為功似讓
能況能久有許似
反已況能禮記許
似慮惠其能與
許爭似愛遠然其
卒曰不惟許之為
亦和以固吾國之心
則自為自利之心
不覺自發露矣要
之殘忍陰忌莊公
本性不愛於段何
愛於許

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偏東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四方共叔
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也
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偏處此以與吾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謂之禮寡人之使吾
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
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國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伯也天而既厭國德矣吾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貍音行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
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臧哀伯諫納郕鼎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宋子姓微子啓之後國大也鄭國所造器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夫魯有初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子名達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器玉帛視天車也越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黍稷日粢昭其儉也衮冕黻珽衮書衣也見冠也
廣結草越戶括反帶裳幅舄帶草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衡紘紃紃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紃纓從下而上者昭其
功也帶裳幅舄行際者馬履也留音通衡紘紃紃統多取反紃纓從下而上者昭其
度也尊卑各藻率鞞鞞藻率以章為之通衡紘紃紃統多取反鞞鞞鞞鞞帶也屬大帶之垂者
反游音雷昭其數也尊卑各火龍黼黻火龍大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昭其文也明貴賤五

臣美曰討賊舍服文

能道情遂若裏宮

臣士奇曰應逐夏深

周詳婉至守國之權

謀備辭之上品

臣叔元曰命許大夫

之言回環婉婉令諸

者不復知其情之甚

詞令之妙足絕千古

典勝之中姿致蔚

然呂東萊所謂從

容委曲辭不迫而

意獨切至者此類

也

西山真德秀曰桓

公本以義立故不

復知宋君義立之

惡也哀伯之言始

若乎緩至滅德立

達以後乃始句如

是激切論事體當如

東萊呂祖謙曰新

關之盜人不責其

穿窬桓公弑君篡

國曾無忤色何有

於亂人之一出乎

宜其說之不內也

臣杜納曰議論整家

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旌和在衡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路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郇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絳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路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史闕大夫官也僖伯諫觀魚其子哀伯諫納鼎故曰有後於魯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隨字姓其先鬬熊事周文王至成王蘇封其曾孫熊繇于楚傳至熊通僭稱武王熊通姓國使遽章遽章大夫也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官名董正闕伯比言於楚子曰闕伯比隨大夫也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張自修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隨大夫率音季梁在隨何益闕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僂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腍忍反黍盛豐備何則不信也徐純色完全也腍亦肥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皮毛無疥癩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果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季良行而楚不敢
伐隨師之奇行而
晉即舉兵合二國
之事觀之可以見
用賢之效矣

山茅呂祖謙曰伯
比一鼓軍而納之
師歸猶置毫末之
毒於其心而使隨
之君臣自勝自負
自予自奪如輪如
機不得少息而吾
拱手以制其斃華
事往迹湮而讀者
猶不知其端倪也
水心葉適曰季梁
宮之奇士會晏嬰
語略同所謂警香
無幾應真古人之
格言成周典型未
遠也
臣岳頌曰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即孔子
務民義敬鬼神之意
為千古立國要言
讀此可以知兵
臣黑曰轉折有致勁
而能婉末後繳足前
意略增數字結尾一
掉無限烟波

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
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大伐羅 羅熊姓國 在宜城縣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 鬬官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一年莫敖敗 必小羅 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鬬人追之不及鬬國在羅 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 鄢水在羅陽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綏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荒谷 羅陽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衛人 衛反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請見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法青知彼知己

此約略盡之

水心葉通曰顧考

叔曹劍燭之武皆

自華起以人材見

於春秋左氏載則

皆忠信禮義之詞

後世雖說始有盟

柯初齊桓事司馬

遷遂列於刺客之

首是時東遷未百

年人材雖陋未至

便為刺客遷考之

不詳也

臣廷敬曰詳整有法

文家矩矱

觀獻公之行事雖

非驪姬二五亦無

不亂之理此人事

亦天道也

臣廷宜曰謹諸之入

必採君之情而曲中

之二五之言甘而易

悅潛移國本此小雅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晉姓武王之子成王弟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子孫別在狐姬生重耳小戎子之戎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婦生

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閭閻之外者陳關嬖五別在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與二屈君之疆也曲沃縣或曰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

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國則

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日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猶地

即謂蒲蒲蒲也言遠二公子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也

出都之則置方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

二姬之子在終終也名二五卒與驪姬語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

四年驪姬請殺申生申生申生奔冀夷吾奔冀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閭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別種也里克諫曰大夫大夫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普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關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大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謂作上下二軍太子本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玦如

不連以金為之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

也梁餘子養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簡之公先友曰衣身之偏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子

為罕夷御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赤敢發使優施以動之而克乃曰吾其中事乎夫兩办之下人不容足克守前衍而應後勢宜其敗也

臣英曰晉獻公只因寡人有子一語遂使讒間窺伺申生獲戾觀其諸臣聚謀懼而不怨怒而不叛至今讀之猶有凜凜寒雨之色

臣美曰諸大夫多勸申生去然捐階掩井毋亦安之矣故西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禁也

臣士奇曰平伯所論四事是千古亂源左氏特為拈出楚勢日強召陵一盟而僂首聽命齊桓屈服之功大矣

西山真德秀曰齊不貴楚之借玉而顧青以不必貴何哉蓋齊之內失德

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冬十二月衣之尤服遠其躬也尤無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聞之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盛宜社之肉有常服矣不獲而尤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尤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也阻疑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也違去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諡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臣見害故言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謂楚北海遂稱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名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伯皆九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履所履踐之界惟南有故穆陵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茅束也寡人是以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楚大夫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諸侯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

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仲雍之後號虢叔之後皆姬姓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伐虢滅下陽故言復宮之奇虞忠臣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

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

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之府。司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寧

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罔卬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縈物書旅卽是則非德民不卽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晉取虢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土之乎。弗德。午。晉吏。宮之。晉以其美。丁。日。其不。顯矣。顯。歲終祭。

不待矣。未嘗取慮而明行以服羣不。祗其咄之乎。弗聽言。餽宮之奇。以其旌行。日。因不服矣。衆神之各在此行也。豈不更舉矣。八月甲子。晉侯襲土場。土場。上陽。統國都在此。問於小夏。音。字。卜。日。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可時甘日董董六六月月之之長長龍龍尾尾星星也也日日月月之之會會曰曰月月最最辰辰又又歲歲之之齊齊戎戎事事上上下下同同服服

之旌
 鳥之
 實天
 受享
 享人
 口成
 五龍
 公上
 下
 鷄火
 星也
 賣賣
 鳥星
 之體
 也天
 策傳
 說星
 時近
 日星
 去
 益曰
 何咎
 豐曰
 童謠
 云丙
 之晨
 前尾
 伏辰
 辰日
 在尾
 故尾
 星伏
 不見
 於
 朋揚
 掘取
 之旌
 振振
 盛貌
 旂軍

敦之責責天第焯焯火中成軍辦公其奔
 微停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
 事有成功也

九月十月之交平也交晦朔交會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井伯以膳秦穆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